

历代 下 爱情诗

黄益庸 衣殿臣◎编著

中国是个诗的国度。歌咏言、诗言志。用诗表达自己的理想、志向；用诗表达感情、表达喜怒哀乐、表达价值取向，几乎是任何时代中国文人的习尚。这就为今天编选诗词专题分类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和丰富的素材。

大众文艺出版社

萬代

爱情诗

100

Abstract

中国历代诗分类集成

历代爱情诗

黄益庸 衣殿臣 编著

(下)

大众文艺出版社
·北京·

张 泌 一首

张泌（生卒年不详），字子澄，淮南（今江苏省扬州市）人。南唐时为句容县尉（今江苏省），官至中书舍人。《全唐诗》存其诗一卷，共十九首，多为流连山水之作，清新明朗，风格婉致。

寄 人

别梦依依到谢家，小廊回合曲阑斜。^①

多情只有春庭月，犹为离人照落花。^②

【注释】

①别梦：离别后的梦。依依：难舍难离，款款深情的样子。谢家：指闺房。唐温庭筠《更漏子》词：“香雾薄，透重幕，惆怅谢家池阁。”华钟彦注：“唐李太尉德裕有妾谢秋娘，太尉以华屋贮之，眷之甚隆，词人因用其事，而称谢家。盖泛指金闺之意，不必拘泥于秋娘也。”回合：犹回抱。

②离人：当为作者自指，一说指所寄之人。

【赏析】

张泌的《寄人》共两首，这是第一首，另一首是：“酷怜风月为多情，还到春时别恨生。倚柱寻思倍惆怅，一场春梦不分明。”诗中所寄对象，当是他往日相恋的一位女子。清人沈雄辑《古今词话》记载：“泌少时与邻女浣衣善，经年夜必梦之，女别字（另嫁他人），泌寄以诗云云，浣衣流泪而已。”细味诗的语句及《古今词话》所记，此篇当写爱情无疑。

以梦写情，这是常见的手法，唐人这类诗尤多。这首《寄人》便是其中的一篇。诗一起笔，即写梦境：“别梦依依到谢家，”这里所说的“谢家”，原指李德裕爱妾谢秋娘所居之处，后来用以泛称女子金闺。温庭筠《更漏子》词：“香雾薄，透帘幕，惆怅谢家池阁。”韦庄《浣溪沙》词：“小楼高阁谢娘家。”均可为证。这句的意思是说，别离后，由于心中思念，又恋恋不舍地在梦中来到你的住处，以探芳容，重温往日之好。看，别后无法见面，以入梦相会，这是何等执着的追求，诗人对以往情人之爱真是刻骨铭心！次句“小廊回合曲阑斜”，紧承前意，写梦到谢家之所见。诗人在梦中飘飘悠悠地来到她家的庭院，只见回合的走廊，曲折的阑干，和往常一样，没有什么变化。环境是多么熟悉，印象是多么深刻，过去诗人一定是常来这里。故地重游，风景依旧，独不见所思之人，其心中怅惘可想而知。在这“同来望月人何处，风景依稀似去年”（赵嘏《江楼旧感》）的失望心情之下，诗人转入后两句的描写。

至于“多情只有春庭月，犹为离人照落花”两句，是写梦中，还是写醒后，人们的看法不尽一致，两种意见都有。仔细玩味全诗，

当属同一“别梦”。若是醒后，自然是辗转于床上，哪里能看到月照落花的情景？这两句的大意是说，情人是寻不到了，在梦中所见到的除了小廊回合，曲阑偏斜之外，还有像往年一样的皎洁明月，多情地把清辉洒在庭院之内，照耀着地上的片片落花。这里，诗人写了两层意思：一是以拟人手法，移情于物，告诉读者，人虽无意，已不知去向；而月却有情，依然当空高照，使人能看清昔日的风物，不致白白的梦游。其二是以落花遍地，点明时令已是暮春，颇有一种“流水落花春去也，换了人间”的感叹。以此结尾，景中含情，诗风婉曲，令人回味无穷。

题为“寄人”，内容叙梦，以诗代信地把这所见情景告诉对方，不是很别致吗？

冯延巳 一首

冯延巳（903—960），一名延嗣，字正宗，广陵（今江苏省扬州市）人。少年聪颖，长而文雅。南唐烈祖时，为秘书郎，迁驾部郎中，吴王元帥府掌书记。中主李璟保大元年，拜谏议大夫、翰林学士，迁户部侍郎。次年，为翰林学士承旨。保大四年，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成为宰相，虽总揽大权，但并不专心政事。五年因出兵伐福建失败，被罢相位，改为太子少傅，出为昭武军节度使。九年，任冠军大将军，召为太保，领潞州节度使。十年拜左仆射，同平章

事。后又罢相复相。北宋建隆元年卒。他是五代著名词人之一，史称“有辞学，多伎艺”，其词对北宋早期词坛有很大影响。现存词一百二十余首。马令《南唐书》卷二一有传。有《阳春集》。

谒金门

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闲引鸳鸯香径里，手按红杏蕊。^①斗鸭阑干独倚，碧玉搔头斜坠。终日望君君不至，举头闻鹊喜。^②

【注释】

①引：逗引。香径：长满鲜花、香气四溢的小路。按（ruó）：揉搓、摩挲。

②阑干：圈养斗鸭的栅栏。独：一本作“遍”。碧玉搔头：即玉搔头，妇女所用的玉簪别名。斜坠：下垂貌。鹊喜：闻鹊而喜。鹊，鸟名，又称灵鹊。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时人之家，闻喜鹊声皆以为喜兆，故谓灵鹊报喜。”因此，古人以为喜鹊噪鸣是喜事临门的象征。

【赏析】

这是一首闺情词，描写贵族少妇在春天里对丈夫的思念。由于手法细腻，刻画生动，历来为人传诵，是冯延巳的代表作品。尤其

是起首两句，极受当时与后世的称道，并有佳话流传。

上阕先从景物写起，引出少妇，颇有“兴”的意味。风，不知从何而来，忽然刮起，把整个池塘的春水，都吹皱了。这自然景物，不仅生动鲜明，而且具有象征性。既在池塘之中掀起微波，又在少妇心里荡起涟漪。这里的“皱”字，极为形象，既是写水，也是写人，把少妇此时此刻躁动不安的心情，尽都表现了出来。

在这春光明媚，花红水绿的季节，少妇面对这异常美丽的景象，由于心上人不在身边，无法与之共享，怎能不触景生情，怀念丈夫？她百无聊赖，寂寞难熬，只好一个人在花间小路上踟蹰，手中掬着欲开未开的杏花，逗着鸳鸯消遣，借以打发时光。池塘的水鸟恐怕不少，而作者独钟于鸳鸯，这除了实景之外，似乎也包含象征意义。鸳鸯，古称“匹鸟”，一般总是同宿双飞，被人认为是忠贞不二，情爱专一。当这位少妇逗引池塘中戏水玩耍的鸳鸯时，自然会触景生情，难免要产生一种“不如池上鸳鸯鸟，双宿双飞过一生”（唐无名氏《杂诗》）的艳羡之情。这里“手授杏蕊”的细节动作，逼真传神，千载如见。这少妇在闲极无聊的情况下，把手中的含苞欲放的杏花揉搓碎了，可是，那只无形的手，不也在揉搓自己花一般的青春吗？

下阕先写人物动作，然后引出思情。这位闺中少妇从香径小路上走着，在逗完鸳鸯之后，登上亭台，倚着栏杆，又独自一人观起斗鸭来，似乎也引不起什么兴趣。这里的一个“独”字（有的本子作“遍”，令人殊不可解），说明她没有带丫环，不是前来赏春观景，而是走出闺房散心消愁，同时也暗示了丈夫不在身旁，所以显得孤孤单单。若是换成“遍”字，恐怕无这样的效果了。由于她站

在亭台上观鸭斗，长时间地垂头凝视，绾发的玉簪也有些倾斜了。据《西京杂记》卷二载：“武帝过李夫人，就取玉簪搔头。至此后宫人搔头皆用玉，玉价倍贵焉。”由此可知，玉搔头不仅仅是簪发的首饰，也是爱情的一种信物。作者所以要专点一笔，似乎是在借玉簪的斜坠，以示爱情的倾斜，以此表示对少妇的同情，用心颇见良苦。

这位少妇所以观鸭斗，主要是为了排遣心中的忧闷，你看她从早到晚，一直在思念心上人，但却不见他的踪影。就在这时，不知从何处传来喜鹊的叫声，这是多么令她振奋，她似乎从内心深处，升起了无限的希望。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载：“时人之家，闻喜鹊声皆以为喜兆，故谓灵鹊报喜。”民间也有“喜鹊叫，喜事到”之说。词到这里，戛然而止，既给闺中少妇留下一丝慰藉，也给广大读者留下一点悬念，可谓言有尽而意无穷。

这首词语言警炼，刻画细腻，含蓄蕴藉，故在当时就受到人们的喜爱。据马令《南唐书》卷二十一记载：中宗李璟曾和冯延巳开玩笑说：“‘吹皱一池春水’，干卿何事？”冯延巳回答说：“未如陛下‘小楼吹彻玉笙寒’！”可见，“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当属名句。

李煜 一首

李煜（937—978），字重光，初名从嘉，号钟隐，徐州（今江苏

省徐州市)人。南唐中主李璟第六子，初封安定郡公，进郑王，后改封吴王，以尚书令知政事，居东宫。建隆二年，立为太子，留金陵监国。其年六月，即帝位，为南唐后主。在位十五年。宋太祖开宝十五年(975)，宋军攻破金陵，李煜出降，被俘至汴京，受封违命侯，软禁为囚。两年后，被宋太宗赵光义“赐酒”毒死。李煜作为皇帝，并无治国才能；作为文人，却有较深的艺术素养，他精通音律，能诗善画，对词尤为擅长，俨然大家。他的词以被俘为界线，前期多写宫廷享乐生活，后期则多写对往昔生活的追恋和悔恨。后人辑有他们父子二人的词为《南唐二主词》。

一斛珠

晓妆初过，沈檀轻注些儿个。^①向人微露丁香颗，一曲清歌，^②暂引樱桃破。^③罗袖裊残殷色可，杯深旋被香醪浥。^④绣床斜凭娇无那，烂嚼红茸，^⑤笑向檀郎唾。^⑥

【注释】

①晓：不少本子作“晚”。初过：梳妆完毕。沈：深绛色。檀：浅绛色。轻注：轻点。些儿个：少许之意。

②丁香：植物名，又名鸡舌香。借喻女人的舌头。丁香颗，一说指牙齿。清歌：清脆的歌声。清，一本作“轻”或“新”。

③暂：一本作“渐”。引：引得，使得。樱桃：果木名，其果味

酸可食。这里喻指女子小而红润的口。破：张开。

④裊（yì）：香气熏染侵袭。殷色：深红色，可：尚可、还可。杯深：杯满，引申为饮酒过量。香醪（láo）：美酒。浼（wò）：污染、弄脏。

⑤凭：倚靠。娇无那：娇羞无比，不能自主的样子。红茸：一本作红绒，即红绒线。

⑥檀郎：《晋书·潘岳传》、《世说新语·容止》载：晋潘岳美姿容，尝乘车出洛阳道，路上妇女慕其丰仪。手挽手围之，掷果盈车。潘岳小字檀奴，后因以“檀郎”为妇女对丈夫或爱慕的男子的美称。

【赏析】

李煜作为皇帝，缺乏治国才能，不足言及；作为词人，则很有造诣，影响颇大。他的作品有一个十分明显的特点，那就是能够比较真实地反映自己的身世和生活，这是许多词人所无法相比的。在他早年词中，有两首是写和大小周后情爱生活的。前者就是这首《一斛珠》，描述大周后如何与他调情，后一首题为《菩萨蛮》，表现小周后如何与他幽会。这两首词虽然艳情色彩比较浓重，但由于作者的手法新颖别致，又刻画传神，所以历来受到人们的重视，对后世有不小的影响。

据史书记载，李煜的大周后，小字娥皇，司徒宗之女，十八岁入宫。她美丽聪慧，通史书，善音律，尤工琵琶。李煜即位后，册封为皇后，嬖之专房，宠幸无比。这首《一斛珠》，就是作者截取婚后生活一个小小的“剪影”，抓住人物活动的主要特征，一切都从这

位美妇的口生发开去，写得集中而又凝炼。

上片描述少妇的美妙歌喉。开篇“晓妆”两句，交代时间，引出人物，以梳妆打扮领起全词。清晨起来，这位美丽少妇便开始打扮，梳洗罢，在嘴角轻轻地涂上一点口红，淡淡的，轻轻的，若不特别注意，很难看出来，真是新妆丽质，芬芳可人。接下来一句“向人微露丁香颗”，作者妙设比喻；说的是这美妇向人一笑，微微露出牙齿，就像初绽的丁香花瓣那样整齐洁白。这一句写得很美，十分传神，造创出“一笑皆生百媚”的美丽境界。这一片的结尾两句“一曲清歌，暂引樱桃破”，描绘得更是有声有色，精彩动人。在古代诗词中，常用“樱桃”比喻美女的唇红小口。如白居易诗：“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李商隐诗：“红绽樱桃含白雪，断肠声里唱阳关”，便是例证。这里，作者别具匠心地用一“破”字，准确而又形象地表现出美妇张开宛如樱桃般的小口唱着一曲清歌的诱人场面，读了如见其人，如闻其声，颇有身临妙境之感。

下片刻画少妇的娇媚情态。“罗袖”两句承上而生发，过门颇自然。这位少妇微露皓齿，轻启朱唇，容光艳丽，歌喉动人，无疑会得到郎君的赞赏，怎能不使她格外得意呢？由于欢会的时间较长，罗衣上的熏香，已渐渐地淡薄了，她全未在意。也许是因为太过兴奋，便与郎君对饮起来。这香醪美酒，更能使她开心，大概是斟得过满，饮得过急吧？不然怎么会弄湿衣袖？这两句表现了她与郎君情投意合，亲昵异常，非一般夫妻可比。最后三句，是全词最精彩的部分。“檀郎”，语出《晋书·潘岳传》，由于此人美姿容，小字檀奴，故人们便用“檀郎”代指情郎，作为“夫婿”的美称。如李长吉诗：“檀郎谢女眠何处，楼庭月明燕夜语”；温庭筠诗：“一自

檀郎遂便风，门前春水年年绿”。这三句的意思是说：由于美妇多饮了一点酒，便憨态可掬，她斜倚在绣床上，千娇百媚，无限风情，嘴里嚼着红茸，故作撒娇地向郎君吐去。这里，作者通过“嚼”和“唾”两个微妙的动作，把这位美妇的天真烂漫、娇羞妩媚的形象，刻画得维妙维肖，历历如在眼前。

值得一提的是，这首词收片三句，特别受人重视，乃至为诗人所袭用。据《词筌》记载：“词家多翻诗意入词，虽名流不免。吾尝爱李后主《一斛珠》，末句云：‘绣床斜凭娇无那，烂嚼红茸，笑向檀郎唾。’杨孟载《春绣》云：‘闲情正在停针处，笑嚼红绒唾北窗。’此却翻词入诗。”杨孟载的这两句诗虽然也写得不错，但平心静气而论，不论是刻画形象，还是创造意境，都比不上李煜的这三句。由此可见，文学需要生活，又需要创造，模仿往往是难于奏效的。

柳 永 三首

柳永（987？—1053？），原名三变，字耆卿。崇安（今福建县名）人。宋仁宗景祐年间进士。做过屯田员外郎，世称柳屯田；又因他排行第七，也称柳七。他本来热心功名，因仕途坎坷，潦倒失意，于是放荡不羁，流连坊曲，为乐工和歌妓们创作了适于歌唱的慢词。他尤其善于在词里表现男女恋情、羁旅行役等方面的生活题

材，铺叙刻画，细致生动；加上语言通俗，音律和谐，因而获得广泛流传，甚至“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叶梦得《避暑录话》），可见在当时社会影响之广。有《乐章集》。

雨霖铃^①

寒蝉凄切，^②对长亭晚，^③骤雨初歇。都门帐饮无绪，^④方留恋处，^⑤兰舟催发。^⑥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咽。^⑦念去去千里烟波，^⑧暮霭沉沉楚天阔。^⑨

多情自古伤离别，^⑩更那堪、^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⑫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⑬更与何人说。

【注释】

①雨霖铃：唐教坊曲名，后来作词牌用。传说唐玄宗因安史之乱逃蜀。在马嵬坡又因兵变而被迫赐死杨贵妃。后人斜谷、栈道中夜雨闻铃声，感怀杨贵妃而作此曲。

②寒蝉：指秋后的蝉。凄切：凄凉惨切。孟郊《古别曲》：“荒郊烟莽苍，旷野风凄切。”

③长亭：古代在驿路上五里建一短亭，十里建一长亭，供行人休息，也是人们送别之处。

④都门帐饮：在京城郊外，搭起帐幕宴饮送行。无绪：情绪

低沉。

⑤方留恋处：一作“留恋处”。

⑥兰舟：即“木兰舟”，船的美称。

⑦凝咽：一作“凝噎”（yē）。形容喉咙气塞、泣不成声的样子。

⑧去去：不断地走向远方，越走越远。

⑨暮霭（ǎi）沉沉：傍晚时候，天色阴沉的样子。楚天：泛指南方湖北、湖南一带地方。楚，古代的楚国。

⑩多情：是省略语，即“多情者”或“多情的人”。

⑪那堪：更兼；加上。

⑫经年：年复一年。

⑬风情：旧时常用以指男女相爱的情怀。

【赏析】

吴曾的《能改斋漫录》中有这样一段记载：“仁宗留意儒雅，务本向道，深斥浮艳虚华之文。初，进士柳三变好为淫冶讴歌之曲，传播四方。尝有《鹤冲天》词云：‘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及临轩放榜，特落之曰：‘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

柳三变是柳永年轻时的名字。他由于被宋仁宗除名，仕途失意，更加流连坊曲，为乐工和歌妓创作。甚至自我解嘲说，是“奉圣旨填词”。直到景祐年间，他改名柳永，才考中进士。

这首《雨霖铃》，大概就是柳永政治上撞了南墙，仕途失意之后，离开汴京，和爱人离别时作的。

上片主要描写和爱人临别时的情景。“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

雨初歇。”傍晚时候，一场“阵雨”刚刚过去。京城郊外长亭周围的树上，秋后的知了发出一阵阵凄楚的鸣声。一开头，作者便推出这特写镜头，为下面抒写离愁别恨作好景物铺垫。

“都门帐饮无绪，方留恋处，兰舟催发。”“都门”一词点明离别时设帐饮宴的地方，也使前面的“长亭”有了归属，让读者知道它并非泛泛的长亭。这几句既是叙事，又是抒情。说明作者由于不得不离开爱人去远方而情绪低沉，只是一杯杯地饮闷酒。正在和爱人留恋难舍的时候，舟子高呼“开船”，催人出发。

“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咽。”原来是坐着饮闷酒，和爱人相对默默无言。这时由于舟子催促上船，作者站起来想和爱人握手告别，最后说几句心里话。然而话儿到了喉咙却噎住了；两人只是痴痴地你看着我，我看着你，泪珠子直在眼眶里打转。这两句紧接上文，把“留恋”之情描写得跃然纸上，表现得到了极致。

“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念”字承上启下，直贯这后两句。意谓如今临别之时，就已这样难舍难分，离愁百结；别后越走越远，到了遥远的南方，隔着千山万水，独自生活在阴沉辽阔的“楚天”，那离愁就更加难以承受了。

下片主要是写离别后作者对爱人的思念。“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这两句抒情中带议论。意谓，自古以来，多情的人与亲爱者离别总是很悲伤的，我也不能例外；何况正值秋天，这是最容易引起游子悲伤的季节呢。有了这几句抒情兼议论，压在作者心头的离愁，便显得更沉重了，也更易为读者理解了。

“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这是柳词中最脍炙人口的警句。有人甚至把它作为婉约派词风的代表，引用来和豪放派代

表人物苏轼的词风相对照。俞文豹的《吹剑录》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东坡在玉堂（翰林院），有幕士善讴（唱歌）。（东坡）因问：“我词比柳词何如？”对曰：“柳郎中词，只好十七八岁女孩儿，执红牙拍板，唱‘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执铁板，唱‘大江东去’。”公为之绝倒。

柳永这两句词的确非常精彩。它们以虚带实，借景传情，描写的纯是作者心中想象的情景，表现得却那么真切生动。读者读了，自然很容易理解作者的言外之意：和爱人离别时固然痛苦，但还可以借酒浇愁，酣睡过去，便什么都不知道了；最难过的还是酒醒后，孤零零地一个人，在异乡的客船上，独对“晓风残月”，那就更痛苦了。

“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这两句同样是作者对今后的想象。意谓与爱人刚刚分手，便已愁肠百结，来日方长，年复一年，岂不是更难熬了么！所以纵有“良辰好景”，也是空的。

“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如果不是柳永这样的高手，写到“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恐怕就难以为继了，因为意思已表达得差不多，已无新意而再写下去，便难免“画蛇添足”和“强弩之末”的缺陷了。不料，作者却忽然宕开一笔，以浓重的抒情收尾，使离愁又大大地深化：离别时是“无语凝咽”，有话说不出；而别后纵然有“千种风情”，满怀相思，再也无人诉说了，这岂不是更加痛苦么！

在柳永之前，词人多写小令，很少写慢词。柳永可说是第一位大量写长调慢词的词作家。他特别善于在长调慢词中，把叙事、写